



列寧

高尔基著

043
0014

列 宁

高 尔 基 著

曹 葆 华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大街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8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01 字数 15,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 插页2

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31—16500册

定价(6)0.20元

統一書号: 10019 · 671

定 价: 0.20 元

弗拉基米尔·列宁死了。

甚至他的敌人阵营里也有些人诚实地承认：列宁死后，世界上丧失了“他同时代的一切伟大人物中最富有天才”的一个人物。

德国资产阶级报纸“布拉格日报”，刊登了一篇论述列宁的文章，对于这个巨人充满着一种崇敬的惊奇，文章结尾是这样的話：

“偉大，不可及，可怕，列宁甚至在死后也是如此。”

从这篇文章的語調可以明白地看出：引起这篇东西来的，并不是一种生理上的滿足，象“敌人的死屍嗅起来总是香的”这句玩世的格言所表現的那樣，也不是那种愉快，象在巨大的騷乱者离去的时候人們所感觉到的一样——不，在这篇文章里，高声地响着人对人的一种夸耀。

俄国侨民报纸既沒有魄力，也缺乏机智，对于列宁的死竟沒有表示一种敬意，就象一些资产阶级报纸在評價生活意志和坚强理性的一个最大体现者的人格时所表示

的那樣。

描写他的肖象是困难的。听到列宁的話就看出他的整个人，正如看見鱗就知道是魚一样。他是朴素和率直的，就象他所說的話一样。

他的英雄主义差不多完全沒有外表的光彩，他的英雄主义是一种在俄国常見的、坚信大地上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的正直的俄国革命知識分子的謙遜克己的献身精神，是一种摈弃世界上的一切欢乐而为人类幸福从事艰苦工作的人們的英雄主义。

我在他死后不久所写的关于他的文章——是在沉痛的心情下写成的，又潦草，又不好。为了“規矩”的原故，有一些話我当时不能写出来，我希望这是大家完全能了解的。列宁这个人具有鋒銳的眼力和偉大的智慧，然而“多大的智慧就有多大的悲痛”。

他总是向前看得很远，而且在一九一九——二一年考察、評論人們的时候，常常正确地預測到他們在几年以后将成为怎样的人。人們并非总是愿意相信他的預見，他們常常很不高兴，但是，不幸地，有不少的人却証实了他的怀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以前所写的关于列宁的回忆，除了不好以外，还写得前后不一貫，而且有一些令人懊惱的遺漏。我应当从倫敦代表大会^①那些日子写起，那时

① 指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于1905年4月。——譯者注。

候我看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被一些人懷疑和猜忌，同時被另一些人公開地敵視，甚至憎恨。

就是此刻，我還清楚地看見倫敦郊外那座簡陋得可笑的木头修造的教堂的赤裸裸的牆壁，那類似勞學校的教室的小而狹窄的廳堂的箭形的窗戶。這個建築僅僅在外表上象一個教堂，他的內部卻完全沒有做禮拜用的東西，甚至傳道士的矮矮的講台也沒有安置在廳堂上方的頂端，而是在进口的地方，在兩道門之間。

在這一年以前，我沒有會見過列寧，也沒有如我所應當地讀過很多他的著作。但是我讀過的東西，特別是那些直接認識他的同志們的热情的敘述，都以巨大的力量吸引我傾向於他。當有人介紹我們認識的時候，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用銳利的眼睛審視着我，帶着老相識的語調玩笑似地說：

“你來了，這好極啦！你不是喜歡打架嗎？這裡將要大大地打一場架。”

我所預料的列寧並不是這樣。我覺得他缺少着什麼東西。用喉音卷着“p”，把兩手交叉地插在腋下，他很洒脱地站着。總之，這整個人是太朴素了，在他身上感覺不到有絲毫“領袖”的風度。我是一個文學工作者。這個職業逼着我注意瑣細的事情，這個義務已經變成習慣了，有時候是一種討厭的習慣。

當我被“引見”普列漢諾夫的時候，他雙手交叉在胸

前挺立着，严厉地、有点厌烦地看着我，好象一个对于自己的职务感到厌倦的教师看着一个新学生一样。他向我說了一句极其普通的应酬話：“我是你的天才的一个崇拜者。”除此以外，他不曾說过什么令我忘掉不了的东西。在代表大会整个期間，不管是他也好，不管是我也好，都沒有想作“知心”的談話的愿望。

但是这个秃头的、用喉音卷着“p”的、結实的、强壮的人，一只手摸着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額，另一只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閃亮着他的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立刻就談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原来他已經从拉得斯尼可夫^①那里把手稿拿去讀过了。我說我是赶忙地写成这本书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說明为什么赶忙，列宁就贊成地点了一点头，自己把这个原因說明了：我赶忙得很好，这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覺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現在他們讀一讀“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是他对我的唯一的然而极其珍貴的贊語。接着他郑重其事地詢問我：“母亲”是否譯成外国文，俄国和美国的檢查机关把这本书刪改了多少；等到他知道了作者在被通緝的时候，他首先皺着眉

① 拉得斯尼可夫是1917年革命前的一个出版公司的經理。——譯者注。

毛，接着把头仰起，闭上眼睛，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大笑；他的笑声吸引了工人们，走过来的好象是弗拉尔斯基和其他两三个人。

这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我处在三百个优秀党员中间，知道他们是被十五万有组织的工人派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我在面前看见了党的一切领袖、老革命家普列汉诺夫、阿雪洛德^①、介奇^②。我的愉快的心情是完全自然的，而且读者是会了解的，如果我说出在我侨居国外的两年中我平常的情绪大大地低落了的话。

我的情绪的低落是从柏林开始的，在那里我差不多会见了社会民主党所有最重要的领袖，我在奥古斯特·倍倍尔^③家里吃过饭，坐在肥胖的金格尔^④旁边，周围还有其他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① 阿雪洛德(1850—1928)，是1883年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创立“劳动解放”社，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的人之一；以后成为孟什维克首领之一；坚决反对苏维埃政府；第二国际的干部之一。——译者注。

② 介奇(1855—?)是1883年“劳动解放”社的创立者之一；以后成为孟什维克首领之一；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期成为极端的沙文主义者；1917年和普列汉诺夫合作反对苏维埃政府。——译者注。

③ 倍倍尔(1840—1913)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和领袖之一。——译者注。

④ 金格尔(1844—1911)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译者注。

我們吃飯的地方是一所寬敞而又舒適的房屋，幾個畫眉鳥籠雅致地披着綉花的罩布，安樂椅靠背上也蓋着繡花的罩布，以免坐在椅上的人用頸背弄脏了椅套。這裡的一切東西都是很結實的、牢固的，大家莊嚴地吃着飯，而且莊嚴地互相說着：

“馬爾采特。^①”

這對於我是一個生疎的字眼，但是我知道法文的“馬爾”就是俄文的“糟糕”，德文的“采特”就是俄文的“時代”，這樣一來，就是“糟糕的時代”。

金格爾兩次叫考次基^②作“我的浪漫派”。倍倍爾長着一個鷹鉤鼻子，對於我顯得是有些自滿的人。我們喝萊茵酒和啤酒，萊茵酒是酸的和溫熱的，啤酒是很好的；談到俄國的革命和社會民主黨，他們也是酸溜溜的，帶着不以為然的態度，然而談到自己的德國的黨——那就一切都好極啦！總之，一切都是很自滿的，好象那些椅子也滿足於自己身上壓着這些領袖們的尊貴的軀體似的。

我和德國黨之間有過一次“棘手”的事情：它的一個重要的黨員，就是以後大名鼎鼎的巴巫斯^③，從“知識社”^④得到一分委託書去各個劇院收集“底層”的上演費。

① 德文，意思是：請吧。——譯者注。

② 考次基（1854—1939）是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大戰時期變為社會和平主義者；堅決反對蘇維埃政府和共產主義運動。——譯者注。

他是在一九〇二年秘密地到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在車站上得到这分委托书的。他所收集的錢将是这样处置：他得总数百分之二十，其余的就这样分配：四分之一归于我，四分之三归入社会民主党的基金。当然，这个条件是巴巫斯知道的，甚至是他非常高兴的。在四年中間，这个剧本在德国所有的剧院輪流上演，只在柏林一个地方就上演了不下五百場，巴巫斯收集到的大概有十万馬克。但是，他不把款項寄去，却寄給“知識社”皮特尼茨基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老实地通知說：他同一位年青女人到意大利旅行了一趟，把所有这些錢都花光了。因为这次的确很愉快的旅行，跟我个人有关的只是这笔錢的四分之一，所以我认为自己應該向德国党中央提出关于其余的四分之三的問題。我是通过拉得斯尼可夫提出的。但是中央对于巴巫斯的旅行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后我听說巴巫斯被撤銷了在党內的某些职位，——說良心話，我倒宁愿扯他的耳朵。再后，在巴黎有人指給我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或太太，据說巴巫斯就是同她一起旅行的。

“我的宝贝，”我这样想，“宝贝。”

③ 巴巫斯(1869—1924)是著名的俄国馬克思主义理論家，后亡命德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活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是一个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充当德国主义的間諜，从事軍火商业。——譯者注。

④ “知識社”是高尔基所創办的一个出版社。——譯者注。

我在柏林看見了一些文学家、美术家、文艺鉴赏家和其他的人們，他們彼此間的區別只是自滿和自我欣賞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美国我时常看見莫里斯·赫爾基特^①，他一心想作紐約的市長或州長，又看見德布斯^② 老头子，他孤独而且疲憊地咒罵一切，他剛剛从牢獄中出来，——我看見很多的人和很多的东西，但是沒有遇見一个了解俄国革命的全部深刻意义的人，到处我都覺得大家把俄国革命看作“欧洲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和一个国家里的普通現象，在这个国家里，照一个“同情社会主义”的“漂亮女士”的說法，“通常不是霍乱就是革命”。

到美国去为布尔什維克募集基金的这个想法，是克拉新^③ 提出来的；伏罗夫斯基^④ 本来要作为秘书和演說

① 莫里斯·赫爾基特(1869—?) 是美国社会民主党的創立者和領袖；富足的律師；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坚决反对苏維埃政权和共产主义；美国右派社会民主党特出的分子。——譯者注。

② 德布斯(1855—1926) 是美国工人运动的首領。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因极力反帝国主义而被下獄；十月革命后，对共产主义抱敌視的态度。——譯者注。

③ 克拉新(1870—1926)是老布尔什維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維埃政府重要职务，并任苏联駐英和駐法大使。——譯者注。

④ 伏罗夫斯基(1871—1923)是老布尔什維克；杰出的文学批評家和外交家；1923 年代表苏联出席洛桑會議，被反动派所暗杀。——譯者注。

会的組織者同我一道去的，他深通英文，但是黨給了他另外的什麼委任，於是布勒寧（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直屬的戰鬥小組組員）就同我一起去了；他是“啞子”，在路上才開始學英文，而且到了美國還在學。社會革命黨人知道我去是為着什麼目的，就對這次旅行發生了年青人那樣的強烈的興趣；還在芬蘭的時候，查伊科夫斯基就同西特羅夫斯基一起來看我，提議不要為布爾什維克而為“一般革命”募款。我拒絕了為“一般革命”募款。於是他們派遣“老祖母”^①到那里去，這樣在美國人面前就出現了兩批人，各不相干，互不見面，開始募起款來，顯然是為着兩個不同的革命；至於哪一個更好，更可靠，——美國人當然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致來考量了。看起來他們早就知道“老祖母”了，她的美國朋友們早就為她作了很好的廣告，而沙皇的大使却給我安排了一場侮辱。美國的同志們也認為俄國革命是“偶然的和不成功的事情”，所以對於我在各次群眾大會上所募集來的款項的處理採取了相當“自由主義”的態度。我總共募集了很少的錢，還不到一萬元。我決定在報紙上“賺幾文錢”，但是在美國也有巴巫斯這樣的人。總之，這一次旅行是失敗了，但是我在那里寫成了“母親”，這也是造成這本書里的若干“錯

① 俄國社會革命黨人稱布里希可—布里希可夫斯卡雅（1844—？）為“俄國革命的老祖母”；但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時期她的思想已轉為保守。曾支持克倫斯基政府；十月革命後流亡美國，惡毒地反對蘇聯。——譯者注。

誤”、缺点的原因。

以后我去到意大利，住在加波里，在那里我埋头翻讀俄国的報紙和書籍，——这也很降低我的情緒。如果一顆从牙床上拔掉下来的牙齒能有感覺的話，那它大概會感到自己象我一样孤独。我很驚訝于一些相識者从这个“立場”跳到另一个去的那种小丑似的敏捷和灵巧。

从俄国跑来了一些投机的革命家，他們打了敗仗，十分惊惶，咒罵自己和那些把他們拖进“絕望的事业”中去的人們。

“什么都完了，”他們說，“什么都被打垮了，扑灭了，放逐了，丟在監獄里了。”

有很多可笑的事情，但是沒有一件愉快的事情。从俄国来的一个客人——一个文学家，而且是最有才华的文学家，他說我仿佛一向表演着“底层”里面的魯卡这个角色，向青年們講了一大堆安慰的話，他們相信了我，碰了釘子，而我却一溜烟跑了。另外一个客人硬說我被“傾向”腐蝕了，我是一个“完蛋了的人”，我否認巴蕾舞的重要性仅仅因为它是“皇家的”。总之，有非常之多的可笑的、愚蠢的事情，常常使我觉得从俄国吹来了一种腐臭的沙土。

突然之間，象在童話里似地，我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当然，这是一个愉快的节日啊。

但是我的愉快，只到第一次會議为止，只到爭論“議

事日程”这个問題为止。这些爭論的猛烈一下子就把我的热情弄得冰冷了，这倒不是因为我觉得党内如此尖锐地分裂成了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一点我在一九〇三年就知道了，而是因为改良派对于列宁抱着敌視的态度。这个敌視的态度从他們的演說里洩漏和噴射出来，好象在高压下的水从一条旧的“水龙带”里洩漏和噴射出来一样。

說些什么話，往往并不重要，而重要的，却是怎样地說。普列汉諾夫穿着禮服，扣上所有的鈕扣，象一个新教的牧师；他致开会詞，說話好象一个傳教士，坚信他的意見是无可爭辯的，每一个字眼都是极有价值的，就是字句間的每一停頓也是极有价值的。他很巧妙地向代表們头上的空气里播出圓熟而又漂亮的詞句，而当布尔什維克的座位上有人动一动嘴唇，向同志交头接耳的时候，这位尊貴的演說家便悄悄地停頓一下，把自己的眼光象釘子一样向那个人釘去。

禮服上有一个鈕扣是普列汉諾夫最喜爱的，他温存而且不断地用手指摩撫它，并且在停頓的时候象按电鈴似地按它一下，——可以說，正是这一按才停止一下他的滔滔不絕的演講。在一次會議上，普列汉諾夫准备答复什么人，把两手交叉在胸前，提高嗓子輕蔑地哼出一声：

“咳！”

这引起了布尔什維克工人們的哄然大笑，普列汉諾

夫豎起眉毛，半边臉也發白了，我說半边臉，因为我坐在講台旁边，只瞧見了演講人的側面。

当普列汉諾夫在第一次會議上演說的时候，布尔什維克的座位上最不安的要算是列宁了，——他时而蜷縮着身子，仿佛怕冷似的，时而伸开四肢，好象怕热一样；他把手指插到腋下，摸一摸下巴，搖一搖光亮的脑袋，悄悄地在湯姆斯基^① 耳边講了些什么。当普列汉諾夫宣称“党内沒有修正派”的时候，列宁就弯下身去，秃頂也發紅了，肩膀也因为哑笑而顫动着，坐在他旁边和后面的工人们也微笑起来，可是从厅堂末端有人生气地大声問道：

“在那一边——坐的是些什么人呀？”

矮小的費多尔·唐^② 講話了，带着这样的一种語气，好象实在的真理是他亲生的女儿似的，他生出了它，养育了它，并且还养育着它。而他自己，費多尔·唐，是卡尔·馬克思的完全的化身，而布尔什維克却是淺学之徒，頑皮孩子，这从他們对孟什維克的态度中特別明显地看得出来；他說，在孟什維克中間有着“一切出类拔萃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

“你們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輕蔑地說，“不，你們不

① 湯姆斯基(1880—?)是老布尔什維克；工人运动的首領。——譯者注。

② 費多尔·唐(1871—?)是孟什維克的領袖之一；十月革命后在国外积极作反苏宣傳。——譯者注。

是馬克思主义者!”他的帶黃色的拳头向右边空中一揮。工人中間有誰問他：

“什么时候你再去同自由派喝茶呢？”

我不記得馬尔托夫在第一次會議上是否发过言。这个非常討人欢喜的人講起話来象青年一样热情，好象他特別深切地感到分裂的悲慘和冲突的痛苦。

他周身战慄着、摆动着，痙攣地解开上过浆的衬衫的領子，把两手揮舞着；衬衫的袖头从上衣袖子下面吊了出来，复盖着他的手頸，他就高高地举起手，搖了一搖，把袖头送回它适当的位置。我覺得馬尔托夫并不是証明，而是在恳請、央求：一定要避免破裂，党太薄弱了，不能分裂成两个，工人首先需要“自由”，必須鼓起精神来。他的前一部分演說有时候听起来近乎歇斯特里，过多的詞句使得它难于了解，而演說者本人又引起一种令人难受的印象。在演說的末尾，好象同演說沒有相干，他仍然用“战斗的”語調，同样热情地叫喊起来，反对工人革命武装部队，反对武装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我清楚地記得，在布尔什維克座位中間，有什么人惊叫着：

“就是这一套呀！”

好象湯姆斯基問道：

“为了証馬尔托夫同志安心，难道我們連手臂都要砍掉嗎？”

再說一遍，我並沒有肯定馬尔托夫在第一次會議上